2026

徐鼎書法目錄

巨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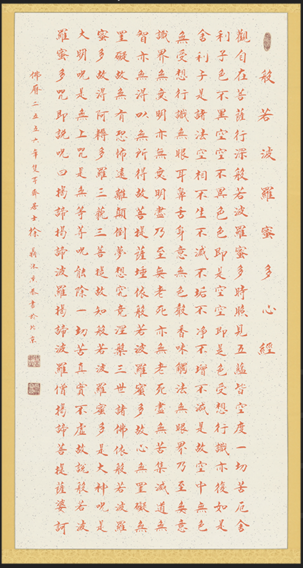
01

《心經》

外框H308cm x W135cm
內徑H223.2cm x W112.4cm

外框H121.26in x W52.76in
內徑H87.8in x W44.26in

僅此一件售完不可再定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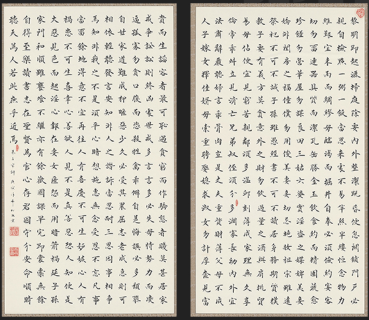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佛曆二五五六年夏于齋居士徐鼎沐手恭書於北京

02 《朱子家訓》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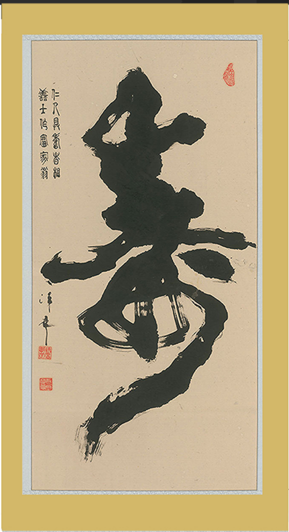
僅此一件售完不可再定制



H177cm x W88cm
H69.69in x W34.65in

03 《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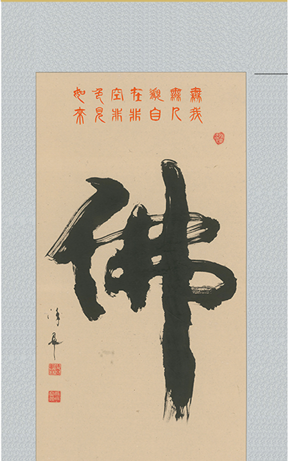
外框H236cm x W107cm/內徑H177cm x W88.2cm
外框H92.91in x W42.91in/內徑H69.69in x W34.65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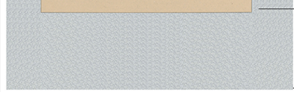
小篆部分：

仁人具壽者相
善士作富家翁

H177cm x W88.2cm
H69.69in x W34.65in



H69.69in x W34.65in
H177cm x W88.2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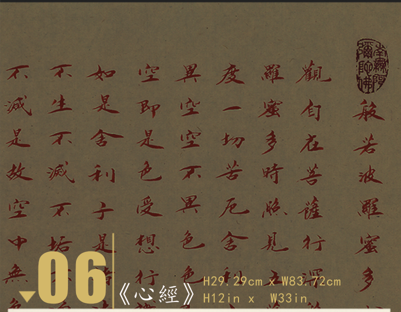


05

《佛》

小篆部分：
無我無人觀自在
非空非色見如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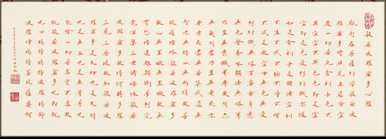
中幅



06

《心經》

H29.29cm x W83.72cm
H12in x W33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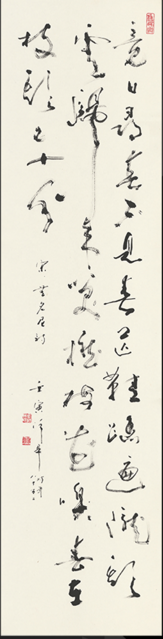


07

H34cm x W135cm/H13in x W53in

山中有流水，借問不知名。
映地為天色，飛空作雨聲。
轉來深澗滿，分出小池平。
恬澹無人見，年年長自清。

隸書
《詠山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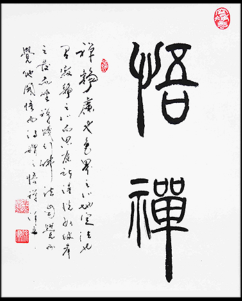
08

《悟道詩》

H34cmxW135cm/H13inxW53in

盡日尋春不見春，
芒鞋踏遍隴頭雲。
歸來笑撚梅花嗅，
春在枝頭已十分。

H44cm x W34cm / H17.32in x W13.39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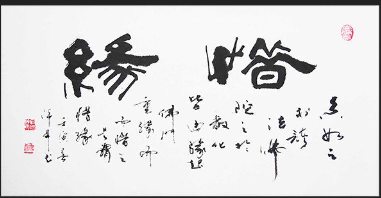
草書部分：

09

小篆

《悟禪》

禪，靜慮也，
色界之心地定法也，
有靜寂之心，
而思慮所得，
恍如彼岸之發。
而坐禪踐行佛法，
自覺而覺他，
開悟而得，
謂之悟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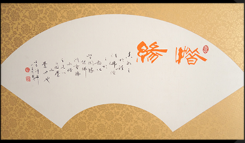
10 《惜緣》

W68cm x H34cm
W26.77in x H13.39in

草書部分：

真如之於諸法，佛陀之於教化，皆由緣起。
佛門重緣而惜之，是謂惜緣。壬寅春

小幅



11 《惜緣》扇面

27.4cm x 48.6cm/10.79in x 19.13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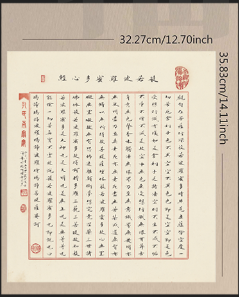
扇面裝飾畫上的草書題寫道：

「真如之於諸法，佛陀之於教化，皆因緣起，
佛門重緣而惜之，是以自覺而覺他也。」

佛門教化以「真如」為體、「緣起」為用，
透過「重緣惜緣」的智慧，引領眾生脫離執著的樊籠，
最終達至「自覺覺他」的圓滿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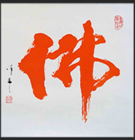
32.27cmx35.83cm
12.7inchx14.11

12 《心經》



13 《心經》

H14.81cmxW64.67cm
H5.83inxW25.46in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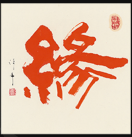
《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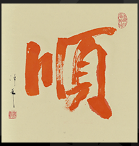
33cmx33cm
13inx13in

16

《緣》

33cmx33cm
13inx13in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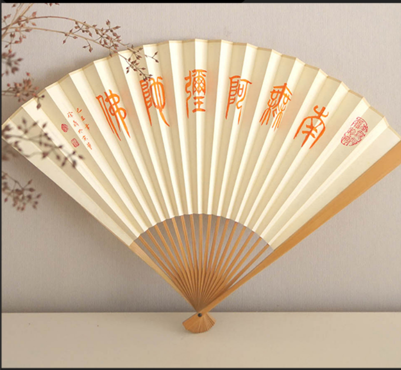
《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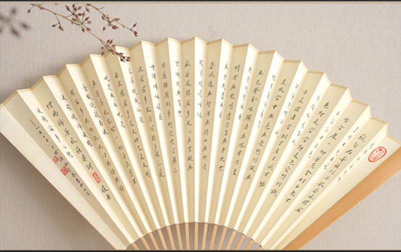
33cmx33cm
13inx13in

18

H30cmxW48cm
H11.8inxW18.9in
僅此一件售完不可再定制

《心經》





歡迎垂詢：

地址： 北京市海澱區馬甸東路金澳國際3032
郵箱： Sophia@theosophia.cn
聯係人：Thalise Hsu

徐鼎簡介

1941年，出生於浙江建德
1985年，在臺灣出版《鐘樓醉高堂》書法集
1988年，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中學生楷書字帖》
1991年，第一次赴臺灣開個人書法展
1993年，第二次赴臺灣開個人書法展
1995年，在倫敦開書法展，並多次由他人在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將本人作品展出

2018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小學生古詩詞81首字帖》

徐鼎先生是一位對書法藝術無比虔誠的書法家。在別人向及他的頭銜時，他會取出一張小槽《心經》說：“這是我的名片。”別人要花數個小時才能完成的楷書作品，他不消一盞茶工夫。

那楷書，令人震撼。局部看，一撇一辣都如尖銳的小刀，充滿“力透紙背，人木三分”的力度感。通篇看，既有小篆的堅韌，又有漢隸的靈動；既有趙體的集美，又有歐體的嚴遴：氣韻剛柔並濟。這些，是他多年遊心於各種碑帖，大而化之的自然流鮮。

他並不重視自己“楷書名片”的經濟價值，每日書寫楷書的藝術習慣堅持了幾十年，積累的小槽作品足以供他隨時取一張出來送人，以示自己真誠的待客之道。

如果說小帶《心經》是他的私人名片，那麼字帖，就算得上是他的公眾名片了。

1988年，他曾出過一本《學生古詩詞樓書字帖》，2018年再出學生古詩詞字帖，之間經歷了漫長的三十年。拱書一直是他艱苦換索，又醉心享受的藝術伴侶。他常對楷書愛好者說：“任何一個人，權書寫得再好，只耍沒有實破他人風格，最多只能算是個藝術複製品。所以，學任何一個名家楷書，學到七分像時，就要果斷放棄，改學另一個書客，如此多學各書家，集各家之長，才有可能慢慢形成自己的風格。楷書是戴著瞭銬眺舞，唯有自己的藝術個性才能擺脫鐵銬，獲得新的生命。”他的措書已顯露強烈的個人風格：有鐘鼎銘文之瑰，魏晉質樸之氣，唐宋泱泱之風，象、隸、行、草各種書體風韻皆融匯在他的檄書筆法和結體之中。可以看出，先生對各種書體的駕取已璨化境。

在文化傳承被日益重視的今天，書法常常只被祝為一種“藝術特長”，但是如果我們認真地去理解“傳承”二字，就會明白：書法不僅僅有“藝術形式”的皮相，它的背後，更是中華文化世代骨肉相連、盤根錯節的神經系統。在我們傳承的中華文化中，書法是最獨特也最重要的文化地標，而楷書，則是每一個學書之人的奠基之處。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這樣向世界介紹中國：“在書法上，也許只有在書法上，我們才能夠看到中國人藝術心靈的極致。”要真正傳承中華文化，恐怕要好好品味這番話的個中深意。

就在字帖書稿交付後月餘，已是發之年的他眼疾更加嚴重，落絕空懸，常帶運筆後才發現筆尖還沒有觸及紙面。從今往後，他恐怕很難再寫蠅頭小樓了。

時隔三十年的兩張公眾名片，一張是開場，一張或許是結束。臨池盡芳墨，心畫慰平生。或許，這就是徐鼎先生書法人生最恰當的寫照吧。